

# 「非平常感覺」的藝術之道

韻度 梁君度

吾兄梁君令從藝多年，總執着於藝術創作的「非平常感覺」。南宋梁楷的《潑墨仙人圖》是早期典範。當院體畫崇尚工致寫實時，梁楷卻以濕筆飽蘸濃墨，大筆側鋒率性揮灑，不過幾筆，仙人寬衣揮體、諧趣神態已恍如眼前。他誇張前額，擠小五官，垂眉細眼，扁鼻撇嘴，醉態可掬又詼諧滑稽。他放棄線繪，開創寫意新風，墨象語言自此獨立。寧掛金帶而去，不願受畫院拘束，這份不羈正是非平常的人格根源。此作體現禪宗，以簡練筆墨予人道遙，在法度中開拓新境。七百年後，張大千潑墨潑彩推向另一高峰。上世紀五十年代末，眼疾使他自稱「不復能刻意為工」，遂將逆境化為契機，開創大潑墨、大潑彩。他融合南北朝重彩與宋元水墨，變細筆為大筆，融青綠、淺絳諸法，以石綠、石青、朱砂等礦物顏料與水墨潑灑暈染，形成「墨中有彩」的獨特質感。而後以細筆點景，收拾出樹木村落，使抽象重現山水。這種「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」的驚喜，根植於青綠傳

統，卻綻放現代光彩。而最近來港展畫的長安派畫家、張大千再傳弟子萬鼎，更將張大千的潑彩發揮到另一個層次。用彩由傳統的國畫顏料到丙烯，從紙上作畫到布上潑彩，一幅幅氣壯山河的巨幅作品呈現香港觀眾眼前，那確實給人一種「非平常感覺」。

當代「天人共創」新概念水墨注入新的時代內涵。該理念利用創作隨機性，象徵中西文化碰撞融合，增加畫面層次。畫家留空間給紙、墨、色、水自行發揮，產生意外肌理，即「天創」；但須具熟練基本功，將隨機與刻意融合，得神來之妙，且效果不可複製。此法既承傳統技法，又融現代語言，在傳承與創新、抽象與具象間取得協調。

從梁楷「減筆」、張大千潑彩到「天人共創」，縱貫千年，脈絡清晰：真正的非平常感覺，非淺層新奇，而是意境獨特、精神獨立、風格獨有。三者路徑各異，卻殊途同歸。

為藝者，當守傳統之法度，積自身之學養，開獨特之眼界，抒真摯之性情，於尋常萬象中尋新意，於千年藝道中開新境。這便是藝術創作的真諦與大道。

# 我真故我在

姚珏 姚珏

初夏恰逢畢業季，身邊不少親朋子女陸續走出大學校園，我的女兒也在今年順利完成大學學業。我也很開心地參加了她的畢業禮，靜靜看着她一路蛻變，我心裏滿是欣慰，最直觀的感受是，她愈發舒展、愈發貼合自己本來的模樣，活出了真正的自我。

年少之時，她也曾被條條框框束縛，行事帶着僵硬的邊界感，在意旁人眼光、迎合外界期待。但一路走來，她慢慢沉澱，清晰認清內心真正所求。我們身處的社會，總存在一套標準化的評判體系，不斷規訓人們應當如何生活、如何展示自己。可倘若每個人都能尋回獨屬於自己最本真的模樣，不偽裝、不盲從，不管是個人生活，還是社會運行都會變得更加健康。

「我真故我在」是個人思考生命價值的成熟之路，也是崇尚自由的年輕一代看重的時代精神，而且還是中西文化融通的普世價值。

最近一個用AI製作的說唱歌曲《六耳》在海外爆紅，他套用的是《西遊記》中孫悟空取經路上打死六耳獼猴的故事，但又顛覆了原本的故事角度，從孫悟空成佛之後的反省，來探討對真我的思考。歌詞中唱到：「（六耳）他說：悟空，別動手，別出賣你的靈魂，別變成傀儡，別失去自我」，「（悟空說）我用自由換來一座金色的神壇」。這個顛覆其實在遊戲《黑神話：悟空》中也有探討，取經之路在傳統看來是正道，但在當下的社會討論中，不失去自我的自由生活可能更是打動人心的時代

精神。在這點上，外國人更能了解中國神話《西遊記》，更能從中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和深邃。對真實自我的追求，也體現了西方文化中追求自主性的自我價值觀。近期我常在閒暇收聽播客，嘉博·麥特（Gabor Maté）的內容令我深受觸動，麥特是一位出生於匈牙利的醫生、作家，也參與多部紀錄片的拍攝。他反覆提及的核心便是 Being Authentic——葆有本真、直面自我。麥特醫生在他的著作《當身體說不的時候》中有提過，能有效表達情緒，才能確認自己的需求和維護自己的心理界限完整。能察覺真正該滿足的需求，不會為了得到接納或認可而壓抑自己。

這番觀點也讓我反觀自身：前半生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我都循着世俗認定的「正確道路」前行，順着大眾期待規劃人生。直至經歷人生難關，我才停下腳步，慢慢發掘內心真實的渴望，學着成為真正的自己。當我看見小女兒早早尋到本心，由衷地感到欣喜。當下時代選擇多元，年輕人不必復刻前人的軌跡，歸根結底仍要向內求索、認清自我，方能活出屬於自己的精彩。

對「本真」的思考，同樣不斷貫穿在我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之中。7月8日香港弦樂團慶回歸音樂會《弦繫29載·心世界》，將世界首演香港作曲家梁皓一為明年香港回歸30周年創作的《九龍》。於我而言，演奏這首作品的過程，同樣是一場真我的表達，把自己對這片土地的理解、人生的體悟悉數融入琴聲，用最真誠的詮釋訴說香港獨有的城市氣質。

鄧飛

# 同情人間失格者

日本近現代文學，有其獨到的魅力，吸引不少中國讀者。但對我來說，讀當代日本文學，其實覺得頗為無感。很多知名作家作品的文筆，真的很難打動我。不知與翻譯是否有關。但照理又少有因為翻譯失真，而使原本打動人心的情節與文辭，變成味同嚼蠟。甚至這麼說吧，我一向喜歡偵探小說，

日本的推理小說自成一格，在世界推理文學殿堂之中，有着不低的地位，但我偏偏連東野圭吾也常常讀不下去，不是題材問題，而是文筆終究不對我胃口。有些作者算是較為能觸動我心的，遠到二戰前的就不提了，當代的只有渡邊淳一的情愛小說，以及遠藤周作的宗教小說，前者細膩入心，後者震撼靈魂。至於對於太宰治這一類所謂頹廢文學，從來敬而遠之，太陰鬱、軟弱，甚至有點自我沉溺。

然而，從事教育工作多年之後，在假期的羈旅客途間，忽然讀懂了這本《人間失格》！尤其現在崗位轉變了，接觸面更廣了，心境確有變化。青年人乃至我們成年人的問題，能夠接觸的個案多了，才知道所謂「頹廢」，未必就是無病呻吟；所謂「失格」（「人間失格」意思是失去做人的資格），也未必只是個人不爭氣。有些人不是不努力，而是百般努力，仍舊不得其門而入，甚至仍舊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；不是沒有前途，而是早早就被恐懼、羞恥和孤獨纏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主角大庭葉藏並非一開始就自我墮落，而是他從來都無法進入所謂「正常人生」。他不是簡單的壞人，也不是單純的弱者，而是一個太早看見人情世故虛偽面的人。他用滑稽討好別人，用沉默保護自己，結果越想融入人群，越被人間排斥。姑且不論作品所處戰後日本社會環境和觀念的變遷，單純從一個個人的角度而言，太宰治寫的並不是一個人的失敗，而是現代社會中許多人的精神困局。大多數人似乎都能根據不同的圈子、不同的規則和不同的社交需要，而調節自己的所謂「人設」，儘管這種調節搞得很多人身心疲累。但同時總有一些人，他們就是做不到，結果越發難以融入主流，每況愈下，最終「失格」。頹廢文學作品所反映的「頹廢」，不一定就是作者在宣揚以頹廢的態度來對待人生，更多是展現在日趨冷漠而又競爭激烈的社會當中，那些連活着都感到無力支撐的弱者之身心狀態。有時，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，正在於它如何對待那些不善表達、走得較慢，甚至一度跌倒的人。

# 喜歡過節

爽姐私語 林奕兒

由細到大都很喜歡過節，特別喜歡過中國的節日。喜歡過節要由我公公說起，我小時候公公在中環金山莊工作，他那時的職位應該都挺高，是在金山莊打散，所以常常帶着我去那裏玩耍，特別是過時過節，他們一定會煮幾圍靚餸，全部夥計吃餐好的。

其實，他們這些舖頭都有自己的伙頭，平時都在舖頭煮兩餐給夥計食，過時過節會加料，如雞、鴨、魚、蟹，以及煲個靚湯大家分享。吃過做飯節，便回家放假休息。如果是新年的話更有很多餐吃，特別在送神、團年、開年、元宵都會加料。

當時我是一個靚妹，卻十分喜歡一大班夥計開心食飯的氛圍，而公公又好喜歡帶我一起去舖頭做節。舖頭的公公、伯伯、叔叔全部男人，只有我和洗碗、打掃的嬸嬸例外，卻又沒有什麼不自在的感覺，反而覺得那年代好像很平靜、很安定，真的很懷念那些如今已完全不存在的氛圍。

最重要的是，公公好重視周邊的人可以和洽安樂；在家亦是這樣的要求。新年必須全家齊集，向長輩敬紅棗蓮子茶，婆婆開油鑊煎煎堆。所有他定下的家庭團聚規矩不可改，直至他老人家離開，便沒有人再擔起這個責任。

到了我們這一代，因為公公婆婆不在，母親也不太重視節日，只喜歡跟着父親到處去活動，到我成家之後難得老公是個很在意家庭生活的人，所以我們的節日氣氛才慢慢回復，家人的活動也自然多了起來。老公會做菜，過往他身體健康的時候，我們便胃口福，燉靚蹄、香煎大白鯪魚、薑蔥肉蟹、煎蝦餃、冬菇炆生曬蠔殼，食極不厭。

儘管今日他不能煮大餐給我們吃，我們還是隔三差五到妹妹家中大聚會，幸好最小的妹妹秉承公公和洽相處的家庭理念，也就成了咱家的繼承者。



●最開心是家庭共聚。 作者供圖

# 槐花年年

百家廊

萬曉英

槐花是偷着開的。前些天看時，枝頭還只綴着些青綠的、緊抿的襪襪。如今推窗，那甜絲絲的風便不由分說地湧進來，是了，就是這一下子。那香氣並非裊裊而來，倒像是個憋足了勁的頑童，嘩啦一聲，把攢了一冬一春的香，全撒了進來。望去，一樹樹繁榮垂垂的白，沉甸甸地壓彎了枝條，不似花，倒像樹在五月裏結出的、過於豐饒的果實，是飽飽的。

我認得的槐樹，是老家老街那一棵。樹幹粗獷，歪着脖子，樹心空了一個大洞，常有野貓進出。當時我們曾深信，那洞裏住着樹精。可就是這樣一棵醜樹，開起花來卻毫不吝嗇，轟轟烈烈，用它全部的力氣，把最潔淨的白和最清冽的香捧出來。槐花不嬌貴，不爭圓圓，田埂邊、斷牆旁，甚至瓦楞的縫隙裏，只要有點土，它就能活，就能在五月給你一場盛大的雪。曾聽母親說，荒年時，它救過人的命。這話，讓那甜香裏，莫名有了一絲苦的底子。

這般的樹、這般的花，自然是要入詩人的眼與心的。白居易有句：「薄暮宅門前，槐花深一寸。」寫的不是花盛，而是花落，那寸許的香雪，積的是閒愁，也是光陰。到了宋代詩人趙蕃筆下，便更見灑脫與清歡：「細履野蹊槐花落，暗聞新籟飯香。」野徑踏花，炊煙暗淡，尋常村景

裏，是滿滿的、對人間有味是清歡的摯愛。於我，槐花最深的滋味，在童年，在母親的灶台間。槐花開的時節，便是我們的節日。

採槐花是頂快活的事。長竹竿頂端綁上鐵鉤，對準那最密的一穗，手腕輕輕一擰，「咔嚓」一聲脆響，連着青梗和嫩葉便落下來，砸在仰起的臉上，涼絲絲的帶着晨露。籃子很快滿了，香氣也便滿了衣衫。回家倒在竹匾裏，母親坐在小板凳上，用粗糙的手指，仔細地將那蝶形的花瓣從花托上捋下來。花瓣落在匾裏漸漸堆成一座小小的、會呼吸的雪山。

吃法就那樣，卻那樣能叫人記一輩子。最常蒸。槐花與玉米麵細細地拌了，薄薄地鋪在籠屉上。灶膛裏的火舌溫柔地舔着鍋底，水氣慢慢氤氳上來，帶着花香。出鍋時，滿屋白霧，香氣撲鼻。盛在碗裏，澆上蒜泥、醋、幾滴香油，再挖一勺自家做的豆瓣醬。那醬色暗紅，滋味醇厚，與槐花的清甜一碰，便撞出了整個初夏的魂魄。若奢侈些，用雞蛋炒，那黃白相間的一盤，便是貧寒歲月裏最明亮的慰藉。

母親還會將一些槐花在開水裏飛快地焯一下，攤在草席上曬乾。夏日過去，曬乾的槐花便收進洗乾淨的袋子裏，掛在房樑下。到了年關，或是某個春日，抓一把泡開，和着幾片肥肉一燉，那封存起來的夏

天，便在滾燙的湯裏，奇跡般地復活了。那味道，比鮮吃時更醇、更厚，像被時光熬濃了的記憶。後來讀書，才知道這尋常草木，竟在書裏有着那麼大的來頭。《周禮》裏「三槐九棘」，是朝廷的肅穆；舉子們的「槐花黃，舉子忙」，是功名的焦慮。可這些，都與我記憶裏的那棵歪脖子樹對不上。它不理會這些，它只管在每一個五月，準時地把花遞到人們的籃子裏，把香送到每個孩子的夢裏。

母親去世後，就很少回去了。前些年回老家，老家街道已變了許多。那棵歪脖子老槐，到底是不在了。聽說是在拓寬街面時被砍掉了。我站在那片空蕩蕩的路口，恍惚還能聞到那團推不開的甜香。前些日，和哥哥姐姐在農家樂吃飯，在路邊隨手摘了一些槐花，後來嫂子用槐花做成餅，卻怎麼也吃不出以前那個味道了。

我終於明白，我失去的，不只是一棵樹、一種花。我失去的，是那個用鐵鉤擰下春天的午後，是竹匾前那雙飛快翻動的手，是灶膛裏明明滅滅的火光，是混合着泥土、柴煙、醬缸和花香的，再也無法複製的母親的味道。

槐花年年還會開，在別的枝頭，為別的眼睛下一場五月的雪。只是我的那一場雪，在那個空蕩蕩的路口，就已經，靜靜地下了。

# 以前車馬慢，情書長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《給阿嬈的情書》來到了香港，周日晚間的影院，難得的坐滿了觀眾。我得到晚，只好坐在第二排偏邊緣的座位。旁邊坐着一對年輕情侶，顯然是有備而來。間中，兩人用來頻頻拭淚的紙巾，是家用的一整包的抽紙。散場燈亮，坐在最後排一位年紀極大的阿嬈，正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，坐回輪椅車。她眼睛紅紅的，齊耳的短髮有些凌亂，想必，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。

兵荒馬亂的世道，人的命運如草芥一般，隨便就被葬入一陣荒蕪的風。無數下南洋的人為了討口飯吃，也為了給家中的父母妻兒謀一個三餐有濟，不得不掙扎在各路風中。阿嬈葉淑柔的老公鄭木生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風有溫度，人有情感。隨錢款寄回來的幾行書信裏，有思念、有牽絆，還有無數個暗夜裏獨自嚙下的心酸苦楚。男人異國打拚，蹬人力三輪、跑船、火中救人，路見不平反受牢獄之災，乃至因此喪生。每一段經歷聽起來都讓人擔心又難過。女人守在家鄉聽力帶着三個孩子，大的幾歲，小的才會爬，要耕田、要家計。生活的重擔並不是長大了就可以擔起，是慢慢被磨硬了肩頭。男人當年追她時，為表愛意不慎墜入河中，她瞬間被俘獲了芳心。多年之後，載有他音訊的信隨着郵包意外墜入河中，

她也由此失去了愛他的心。命運的擺布，總是會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筆。以前車馬慢，隔山隔海便是天各一方。所愛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。銀信合一的簡白信箋，不能承載其中之重。

電影裏緩緩流動的情緒，是普通人顛沛流離又奔波掙扎的一生，如泣如訴，平平無奇。鄭木生有情有義，謝南枝剛柔並濟，葉淑柔柔腸百結，三個名字裏帶木的人，有堅貞、有正直、有生機，還有濃稠到化不開的桑梓。這是中國人對生而為人的寄託和祝福，更是草木一秋人活一世的宿命。出來時是活生生的愛人，回鄉時，是愛人懷裏一塊包着紅布の木頭牌位。人生寥寥，世事無常，全靠這綿綿無聲的情誼支撐着，走下去。

數以千萬計的鄭木生的謀生經歷，匯聚在史書上，僅有三個字：下南洋。何謂下南洋？從明清更迭、太平天國運動到清末民初，國內戰亂頻發、民不聊生。不堪重負的普通百姓，以及部分權力失落的朝前貴族，為了躲避戰禍，紛紛將東南亞諸國作為避難所。於大約同時期，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加速開發種植園、礦山，以及後期的鐵路、航運等新產業，急需大量廉價勞動力。福建、廣東兩省海岸線曲折，距離各國較近，往返方便且路費相對較省。湧向海外謀生，就是粵閩兩省人的重要出路。異國他鄉，單打獨鬥是很難立足的。於

是，早期下南洋的華人，往往以宗族、同鄉為紐帶，抱团求生。先落腳的同鄉，會為新來者提供臨時住處、引薦工作。這種鄉土親情的守望相助，降低了出洋風險，也讓重鄉重情的中華文化，得以在海外延續。不過，強龍難敵地頭蛇。下南洋是一部華人出海奮鬥史，也是一部遭遇異族排擠歧視的血淚史。電影裏的故事背景，隱隱道出了其間的艱辛與不易。

多年之後的回溯陳述，是一件很難設身處地。生死離別早已被漫長的歲月隔開、侵蝕，人的情緒也被一點一點揉碎了，散落得到處都是。不會再有直接的撕心裂肺，也不會再有悲傷到不能自己的情緒宣洩。有的只是一粥一飯的溫熱惦念，一如潮汕的白粥，綿密順滑，入口恬淡。年逾八旬的阿嬈，聽到思念了一輩子、怨恨了一輩子的丈夫，並沒有在情感上背叛自己，也只是起身去了廚房，「我去看看橄欖菜涼了沒。」

細碎密實的生活裏，處處藏着扎人心肺的，許多針。



●觀影時所贈的僑批物件。 作者供圖

# 《我們不是什麼》的易位關懷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2026年，邱禮濤交出了自資拍攝的一部電影《我們不是什麼》。這部以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武漢巴士爆炸案為藍本的社會電影，因其對邊緣人深切的關懷而備受注目。若將目光拉遠，便會發現這種人文傾向絕非邱禮濤偶一為之的轉向，而是貫穿其創作生涯的一條清晰脈絡。

我在十多年前的文章中，便曾以「香港版的約翰·卡薩維蒂」來形容邱禮濤。卡薩維蒂一生遊走於荷里活片廠與獨立製作之間，只要在商業上站穩腳跟，便會回過頭來，傾注資源去創作自己真正關懷的作品。這種「以商業養理想」的生存策略，恰是邱禮濤多年來的寫照。從《等候董建華發落》到《給他們一個機會》，他總是在類型片的縫隙中，埋下對體制的詰問與對弱勢的凝視。

而在這條脈絡中，《我們不是什麼》無疑是最成熟、最具力量的代表。熟悉其作品的觀眾，對

片中那套敘事邏輯應該一點也不陌生：將兩個身處社會底層的男同志作為焦點人物，透過他們的遭遇，揭示權力結構對個體的擠壓。這種思考方式，說到底，就是邱禮濤一直反覆演練的核心命題——唯有轉換身份，才能真正感受他人的世界。

這種「换位」的視角，早在《中環英雄》中已見端倪。梁朝偉飾演的保險經紀與劉德華飾演的黑社會分子交換身份，二人在逆轉的處境中赫然發現，自己對身份的認知原來一直流於表面。更徹底的實驗則是《奪舍》：黃子華飾演的警察因公癱瘓，藉助道教奪舍之法，借用惡棍的肉身重活一次，完成了一齣現代版「周處除三害」。兩套作品都指向同一個結論：站在原來的位置上，永遠看不見另一種真實。

30年過去，邱禮濤依然手持攝影機，固執地重演着這個命題。《我們不是什麼》之所以動人，不在於它多麼驚世駭俗，而在於它讓我們再一次相信，換一雙眼睛看世界，或許是理解另一個人的唯一途徑。